

意林
轻文库



绘梦
古风
系列

058

十一花信·霓裳风华录

折纸戏

鸢尾篇：

朝生 著
YUANWEI PIAN
ZHEZHI XI

①

先帝暴毙，帝师失踪，纸戏师云渺渺为了高额赏金赴京查案

一入京城，便被失去记忆的大画师赖上，又被拉去给出宫巡城的摄政王演戏充场面。

唯美古风作家【朝生】妙手折出一纸迷域 为你上演一出精妙绝伦的折纸戏

怪事缠身，麻烦不断，她一双巧手，要如何化解谜团？

吉林摄影出版社

意林
轻文库



绘梦
古风
系列

058

折纸戏

①

鸢尾篇：

朝生 著
YUANWEI PIAN
ZHEZHIXI

十一花信·霓裳风华录



吉林摄影出版社
· 长春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二花信·霓裳风华录·鸾尾篇：折纸戏. ① / 朝生著. --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9.1
(意林·轻文库. 绘梦古风系列)

ISBN 978-7-5498-3928-5

I. ①十… II. ①朝…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87306号

十二花信·霓裳风华录 鸾尾篇：折纸戏①

SHI'ER HUAXIN·NICHANG FENGHUA LU YUANWEI PIAN : ZHEZHIXI ①

著 者 朝 生
出 版 人 孙洪军
总 策 划 安 雅 张 星
责任编辑 王维夏
图书统筹 夏耳耳
特约编辑 张玉玲
绘 图 长 乐
书籍装帧 袁 萌
图书设计 刘 静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字 数 330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摄影出版社
发 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130062
电 话 总编办：0431-86012616
发行科：0431-86012602
网 址 www.jlsycb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晟德（天津）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498-3928-5

定价：28.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电话：010-51908584



- | | | | | | | |
|-----------------------|-----------------------|-----------------------|----------------------|----------------------|----------------------|----------------------|
| 085
+ 第六章
铜钱巧遇 | 065
+ 第五章
华二小姐 | 049
+ 第四章
乌衣巷口 | 035
+ 第三章
檀郎有二 | 021
+ 第二章
有友来焉 | 003
+ 第一章
皇城寻赏 | 001
+ 楔子 |
| 193
+ 第十三章
重伤别离 | 179
+ 第十二章
危机四伏 | 163
+ 第十一章
宋亲王府 | 147
+ 第十章
雀奴倾心 | 131
+ 第九章
帝师何人 | 115
+ 第八章
一钟见幽 | 099
+ 第七章
谜团初现 |



楔子

子

花之主：云渺渺

花之信：鸢尾花

花之语：光明、自由、优雅纯洁

花之质：热情洋溢、坚韧顽强

花之引：先帝暴毙，死因成谜，帝师慕容晏却在这个关键时刻离奇失踪。摄政王宗之游拥立幼帝登基，举国重金悬赏通缉慕容晏，却无人知晓慕容晏的行踪。

云渺渺是一个初涉江湖的纸戏师，为了高额赏金，她拉着师父前往京华城寻找先帝死因和帝师失踪之谜，不承想，刚入京城，便和师父走失。

在寻找师父的过程中，她遇见了“一画值千金”的大画师白晏，白晏才华横溢，有着天人之姿，就是行为举止有些怪异，他主动提出帮她画师父的画像，交换条件是帮他找回失去的记忆。

此外，先有“一根筋”的小侯爷非要拜她为师，再有皇城富商华家二小姐华棠和摄政王宗之游争相拉拢她，令她陷入两难境地。

师父还未找到，先帝暴毙之谜也没有破解，帝师的身份更是扑朔迷离。

在白晏多次无意识的赴死下，云渺渺终于发现，这个繁华热闹的京华城，处处暗藏杀机。究竟是谁在背后操控着一切，操控着白晏的生死？而她能否凭借自己的技能，化解即将到来的危机？

皇城寻赏

第一章





大徵嘉宝元年，秋高气爽。皇城脚下的天竺葵灼灼烂漫，正是赏花的好时节。

京都最繁华的朱雀大街旁，一个穿着鹅黄衣裳的少女正靠着说书先生的摊子打盹，一长串钱环腰三圈，非常惹眼。阳光洒在她的小脸上，瞧得见几分俏丽。

她没心没肺的师父周九问居然为了一顿叫花鸡把她丢在了偌大的京华城，而这一丢就是整整七天！

几日的奔波让云渺渺筋疲力尽，抱着一堆笔墨简陋的寻人启事，睡得直流口水。

梦里神游太虚的云渺渺总算见到了朝思暮想的师父周九问，梦里的周九问正啃着喷香的鸡腿，见她便是一笑。

“来啊，渺渺，尝尝这鸡。”

这梦忒真实，云渺渺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她捧着周九问丢来的大鸡腿张口一啃，谁知大鸡腿一变，成了一张轻飘飘的白纸。

周九问笑得前仰后合，手指一捻，白纸又变成了鸡腿。

“你个小家伙还说定能成为比我厉害的纸戏师呢，这点儿把戏都看不出来，哈哈。”

云渺渺很生气，气血上涌，便去抢周九问手里的真鸡腿，谁知脑袋一痛，一阵“丁零当啷”，她瞬间清醒过来。

光天化日之下，云渺渺在梦中一时冲动，就这样掀了人家说书先生的摊子。

“话说这帝师慕容晏，貌比潘安，十二拜相乃当世奇才也，可惜一念之错，手刃先帝，成了乱臣贼子……哎哟！”

说书先生被云渺渺一惊，惊堂木一抖直直砸到了自己的脚。

云渺渺见情况不妙，将寻人启事一卷，猫着腰打算开溜。谁知刚看准人群中一个空隙，便被一个白色的颀长身影挡住了。

眼看着说书先生摩拳擦掌朝自己过来了，云渺渺豁出去将那白衣人的大腿一抱，像牛皮糖似的粘住了。随后将手心的纸粉往脸上一抹，头一垂，不出声了。

这纸粉乃是师父特制的，遇水便会变色，离水又会变成普通的白色粉末。云渺渺酝酿着眼泪，等到说书先生伸手拉扯时，突然抬头，引得围观的人群倒吸一口凉气。

只见云渺渺一双杏眼盈着泪光：“我乃家中独苗，娘亲过世的时候让我来京都治病，诸位行行好，可不能见死不救啊，小女子他日定报答各位恩公！”

“天……天花啊！”

不知哪个眼尖胆小的先喊了一声，原本热热闹闹的说书摊子瞬间变得冷冷清清。说书先生也顾不上找云渺渺赔偿，连滚带爬地卷了铺盖溜了。

“你打算如何报答你的恩公？”被抱着的人语气虽然不善，声音却如玉碎般动听。

云渺渺心下一怔，抬头便看见一个俊朗的下巴。

白晏轻启唇齿，盯着云渺渺“嗖嗖”放冷箭：“哪有像你这般生龙活虎的天花病人？”

言罢，他还顺手在云渺渺的脸上捏了一把，看着手指上的粉屑，啧啧道：“果真是把戏，不过奇了，这红粉揩下来居然变成了白的，你倒是有些本事。”

云渺渺捂着脸，彻底呆了。

她云渺渺在甲子村“横行霸道”活到十六岁，今天居然被人这么理所当然地吃了豆腐！

这个能说会道的少年完全没有察觉到僵直的少女，仿佛研究什么新奇事物般地打量云渺渺。他自言自语着，又在云渺渺的脸上揩了一把，小心翼翼地将粉屑装进随身携带的瓶子里。

这种新奇的粉末说不定可以制成变色墨汁，那他的画作定能卖到更高的价钱。

没错，他就是京都第一画师白晏。虽然之前他曾在城郊桃花渡溺水受伤，昏迷了些时日，甚至连自己叫什么都不记得了，但恰逢救他的老伯是个画痴，正好知晓他的身份。老伯告诉他，他是一画值千金的大画师白晏。

不过据说白晏从前行事低调，往往见画不见人，所以名头虽然响亮，真正见过他的人却没有几个，这让白晏对老伯的话半信半疑。

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现在的他觉得灵感飙升，挥挥笔就能再造一幅旷世奇画。

灵感来了可不等人，心满意足的白晏握拳在手掌上一敲，急忙拎了袍子，飞也似的没了踪影。

云渺渺望着这来去如风的英俊背影，憋着的一口怒气总算号了出来。

“非礼啊！”

云渺渺实在很郁闷，京都这个地方太奇怪了，她在碧邛山甲子村有吃有穿，还有一堆爱看戏法的小孩子吹捧着，不知道比待在京都强多少。

可为什么要自讨苦吃呢？

“还不是鬼迷了心窍……”她看着红墙上贴着的告示叹气。

那告示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谁要是能抓到杀害先帝的凶手慕容晏，赏金十万两。其中，“十万两”几个字还被朱笔圈了出来，格外醒目，格外诱人。

正是这十万两，将见钱眼开的云渺渺和师父周九问从甲子村骗了来。

这事儿还得从她的身世说起。用师父的话说，云渺渺的父母欠了他十万两黄金，她自小便被父母送来给周师父抵债。只可惜她那可怜的父母在她三岁时就双双辞世，所以她连父母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偏偏她不厚道的师父发了话，要想知道自己的身世，必须先拿十万两黄金来换。

因为这番原委，云渺渺自小便十分贪财抠门。为了省钱，日子是掐紧口袋过；只要有钱赚，闲事是不遗余力地管。

云渺渺出神间，两个大汉停在了告示前，看着赏金眼里冒光，一看也是被骗来京华城的愣头青。

“可这帝师长啥样都没画出来……上哪儿抓人去？”一个壮汉观察到重点，抓耳挠腮道。

“而且，据说这帝师行事低调得很，见过他真容的人都没几个，这可怎么找？”

可不是，帝师慕容晏据说长得太好看，寻常画师一则不敢画，二则也画不出来。用无忧公主的话说：“帝师风华绝代，谁若是画不好，砍脑袋！”

公主要砍脑袋，大家自然缩了脑袋当乌龟。先帝的死因虽然重要，自己的脑袋更重要。

得了，案子查不成，现在连温饱也成了问题，云渺渺开始后悔没听师父的话，她叹了口气，又在红墙上贴了几张寻人启事。

“何人在此搞破坏？”一群禁卫军阔步而来，看到拿糨糊桶糊墙的云渺渺，佩刀“噌”地拔了一半。

师父告诉过自己，天子脚下多忌讳，行走江湖千万不要惹吃官粮的主。于是云渺渺一个激灵，“噎”地踩上糨糊桶，两手一撑翻上墙头缩了起来。

深色的枝叶遮住了云渺渺娇小的身影，向晚的霞光将树叶染得闪闪发亮，和她黄色的衣衫一融，恰好眯了人眼。

墙头下传来一个大舌头禁卫军的声音：“人呢？野猫都跑不了这么快。”

云渺渺扒着墙，手心都出了汗。

若不是她画寻人启事没了纸，她定再折化几个障眼的小东西脱身。可方才为了摆平说书先生，她已经将剩下的最后一点儿纸屑都用上了。

她堂堂纸戏大师周九问的关门弟子，居然沦落到这般田地。

禁卫军扯下云渺渺的寻人启事，读出声来：“周九问，碧邱山甲子村人士……才高八斗善纸戏，好吃鸡……嗨，兄弟你瞧瞧，这年头臭折纸的居然都能才高八斗了。”

云渺渺愤愤不平，说起师父周九问，她可是十分佩服，多亏了师父一双折纸化物的巧手，她三岁便能骑“大龙”，七岁便能去“月宫捉白兔”，寻常人家的孩子想要摘的星星月亮，对她来说不过是幼时玩腻的把戏。

纸戏术乃世间最高深的学问之一，但师父从小便教导她，纸戏之法威力巨大，切不可轻易施展，免得被坏人窃取，助纣为虐。

于是纸戏师们都是低调行事，云渺渺活了十几年，还从未见过师父以外的第二个纸戏师。

所以说师父是“臭折纸的”，她绝不能忍。

尊师重道的云渺渺很冲动，往下一跳，抢了禁军大哥手里的寻人启事。她圆脸一沉，语气铿锵有力：“这位大哥此言差矣，纸戏之法虽说冷门了点儿，却是瑰宝！是无价的手艺！是……”

“是……是那个糊墙的丫头！”

一个矮胖的禁卫军一声号，响起一片整齐划一的抽刀声。

云渺渺脖子上一凉，听到禁卫军头领严肃的声音：“大胆刁民，报上名来！没有官府备案，何人准你私自张贴告示的？”

云渺渺苦笑着掐了掐自己胳膊上的肉：“官差大人，您看我孤身一人流落京都，饿得面黄肌瘦，寻个亲而已，您就网开一面……”

“哼，先帝驾崩，帝师失踪。混入京城捞赏金的人多了去了，说是寻亲，谁知道你安没安好心？我等秉公行事，你若是自诩清白，就烦请衙门走一趟！”

云渺渺觉得脖子上的大刀又往前抵了抵，想来这道官府的门槛必须要跨一跨了。

天色沉落时，云渺渺总算从衙门出来了。只不过，是被扔出来的。她拍了拍衣衫，站起身，屁股跌得生痛，可比起屁股，她觉得自己的心更痛。

手指点上腰间的钱串，从左到右，点着点着，云渺渺要哭了。

天杀的，居然少了五十钱！

她攒了几个月才攒到五十钱，今天罚款，全赔出去了。

云渺渺的贪财抠门在甲子村是出了名的，到京城就是来赚赏金的，谁想今天一趟，简直要了她的小命。

师父没找到，查案也毫无头绪，简直运背。云渺渺强忍着眼泪，将剩下的铜板细细穿好，小心翼翼地系回腰上。她一动，腰间仍是丁零零的，只不过钱串从三圈变成了两圈。

不过就算这么惨，师父要找，赏金也要！她云渺渺，从哪里倒下就能从哪里爬起来！

行，今天住个好店，泡个花瓣澡，否极泰来！



翌日，晴空万里，是个艳阳高照的好日子。

云渺渺早早梳洗打扮好，留恋不已地看了一眼豪华客房，给自己鼓了鼓气，出了客栈。

虽然要找师父，不过现在盘缠渐空，当务之急还是要赚钱养活自己。云渺渺决定，今天要挑个人多热闹的地方搭台子，变点儿戏法，把昨天赔的钱全部赚回来。

她从寻人启事中匀了几张新纸出来，裁成各种样子，她有信心今天能赚得盆满钵满。虽然只是三脚猫纸戏术，但骗骗吃瓜群众还是绰绰有余的。

只要……不碰见昨天那个人。

云渺渺想起白晏来依旧心有余悸，寻常人看见天花跑都来不及，他非但不跑……还敢摸。

不是傻，就是缺筋少弦。

想着京华城这么大，也不可能冤家路窄，云渺渺安了安自己的心，走在街上不由得哼起了小曲。

今日的朱雀大街还是热闹非凡，人潮涌动。

本来按照大徵历法，皇帝驾崩应该举国哀悼，满城缟素三月。但因为身体一贯健朗的先帝陆雍暴毙宫中，死因成谜，摄政王宋之游在拥立年幼的新帝继位后便下令彻查此案，所以全城都在通缉恰好在这个关键时刻失踪的帝师慕容晏。

这帝师有点儿倒霉，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指明他就是凶手，但是一失踪，就有了做贼心虚的意味。

云渺渺竖着耳朵搜集消息，据说到目前为止，来京城查案的人还没有一个能进入皇宫。

从朱雀大街遥遥望去，皇宫拥长门气势巍峨，宫门紧闭，一列列禁军在城楼上巡逻，严整肃穆，宫内宫外完全是冰火两重天。

云渺渺正望着拥长门出神，突然间感觉有人狠狠地撞了一下自己，再一摸腰间，荷包不见了。那荷包里装着她新拆下来的五十钱盘缠，她心下一慌，朝着撞人的那道影子便追了上去。

“小贼，你给我站住！”

云渺渺在后面追，谁知那道白色的影子跑得飞快，几个闪身，就钻进人群中消失不见了。

云渺渺气喘吁吁地拨开人群，脑袋一痛撞上一个背影。还没来得及摸摸撞疼的额头，便发现一双软靴旁，躺着空空如也的荷包。

此地正是水边，被撞的是位公子，一转身便带来一阵清淡的檀香。他的语气拿捏得恰好，温文尔雅却让人脊背一凉：“姑娘没事吧？”

“没……”

还剩半个字没说出，云渺渺便看清了眼前这个人的长相。他勾着嘴角微微笑着，凤眸星目里却含着不悦的怒气。

终于，那有一搭没一搭勾着的嘴角颤抖了半晌，也没了笑意。

云渺渺看着眼前的人，额角起了细密的汗。

不是冤家不聚头，云渺渺和白晏几乎同时出声。

“小骗子！”

“小……”云渺渺慢了半拍，还剩个“贼”字没吐出来，就感受到围观群众投来的嫌弃目光。

云渺渺咬咬牙，向白晏抖抖已经瘪了的钱包：“小贼，还我钱来，不许抵赖！”

白晏很头疼，就因为他长了张无可挑剔的脸，最近又恰好健忘，这几天用各种把戏来献殷勤的姑娘太多了。有向他讨画的，有给他送花的，有邀他泛舟游船的，却没有一个是像眼前这个牛皮糖又是碰瓷又是诬陷的。

手段很新奇，可以，成功引起了他的注意。

“小骗子，你叫什么名字？”

“啊？”

白晏瞥了一眼云渺渺手上捏着的荷包，上面绣着一个小巧精致的“渺”字。

“喏，有首诗写得，‘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白晏嫌弃道，“现在的好名字，真是阿猫阿狗都能叫了。”

云渺渺无言以对。

这人，嘴巴真是讨厌。

白晏见云渺渺一脸气愤，以为她还有其他把戏，等了半晌却不见云渺渺吱声，顿时没了兴趣。

“我……我看见偷我钱的小贼穿着白衣裳，跑到这里就不见了，肯定是你。”云渺渺其实也没底气，但如果不是他，一来说不通，二来……损失可怎么办？

一想到短短两天的时间就丢了一百钱，云渺渺的心都碎了。

“有证据吗？”白晏挑眉一笑，“我白晏一向大度，你要是缺钱我可以送你一幅画，怎么都比你的荷包值钱，不过若是没有证据就诬陷人，哼！”

白晏？

云渺渺一愣，该不会是京华城中那个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大名鼎鼎的画师白晏吧？据说他有无数倾慕者，名气跟那个每次一出门就收获鲜花瓜果无数的帝师慕容晏有得一拼。

她正思索着，就见那个自称白晏的男子将袍子一撩，露出一块明晃晃的令牌，上面写着什么她没看清，但她记得，昨天的禁军腰间就每人别了一块明晃晃的令牌。

行，云渺渺屈服了，缓言道：“那送我一幅画吧。”

“凭什么？”

云渺渺无话可说。

“你诬蔑我堂堂一个禁军为小贼，这不是小罪名。走吧，本官网开一面让你少受点儿皮肉之苦。”白晏拿腔捏调，拉过云渺渺就要去报官。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云渺渺心太累了，她不过就是贪心那十万两的赏金来了京城，现在师父丢了，慕容晏没找着，反倒落在了这个能说会道的白晏手里。

苦差啊，太苦了。

云渺渺有些委屈：“你不是一向大度吗？”

“也有偶尔不大度的时候。”白晏笑里藏刀，“比如现在。”

见云渺渺抿着嘴一副委屈巴巴的模样，白晏乐了。他的腰上不过是一块寻常腰牌，想寻机逗逗她，谁知道这姑娘这么好骗。

云渺渺心下很乱，手指摩挲着昨日新备的几张白纸，脑子转得飞快。

怎么办？不然……不然变只老鼠吓唬吓唬他？可如果他不怕老鼠怎么办？要不变条蛇？对，就变条蛇好了！

云渺渺拈着一截长纸头，默念几句符咒，趁白晏不备，突然挣脱开来。

“呀！看蛇。”

白晏只见一道白光朝自己飞来，直取胸口。他避之不及，只觉得锐锋剖开了胸口，一个踉跄，跌倒在地。

云渺渺哪顾得上回头，仿佛脱了笼的兔子，两步便没了踪影。

见白晏跌倒，人群一阵骚乱，忙七手八脚地将他扶起来，问他伤到了哪里。

只见这位俊俏的公子只是面色煞白，身上并无大碍。

白晏捂着胸口，怎么也不敢相信看似温墩怕事的云渺渺居然敢对自己痛下杀手。可奇怪的是，方才他明明看到云渺渺掷来的一柄飞刀刺伤了自己，身上却没有任何伤口。

但慌乱的心悸和真切的痛感依旧证明一切是发生过的。

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让白晏记起了他前几日昏迷的时候。那时，他仿佛做了一场混沌而恐慌的梦，梦里有漫无边际的深水，他溺在水中，想要求生，却有一个声音不断蛊惑他，让他去赴死。

他一度丧失了求生的欲望，未承想自己极其幸运，在河道旁被人救起，救人的老伯说他一身酒气，怕是在夜宴饮酒的时候跌进了河中。他的肋下有一条横贯的伤口，失血极多。老伯说应该是被湍流中的乱石划伤的，可他觉得那更像刀伤。

只是关于坠河前的一切他都不记得了。

白晏无意识地用手指抚摸自己肋间的伤痕，一个薄脆的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是一截纸片。纸片剪裁精致，有锋有刃，俨然是一柄小刀的模样。

他望着云渺渺逃走的方向眉心微锁。

这个几次三番接近自己的姑娘，绝对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他有预感，这个姑娘可能跟自己丢失的记忆有关。

云渺渺这几日都闭门不出，她向店小二打听过，据说朱雀大街上前日死了人，那人是个长得不错的白衣公子，许多少女的芳心都因此碎了一地。

云渺渺望着月亮发愁，头发这两天都让她抓掉了一大把。

不会是被蛇咬死了吧？

对不对，师父明明告诉过她，她根基尚浅，他教给她的纸戏术不过是障眼法，吓吓人罢了。

难道是……被吓死了？

云渺渺快要哭了，那白晏看着愁天愁地的样子，怎么就这么不经吓呢？虽然她觉得白晏死了的传言只能信一半，但还是忍不住心虚。

她来京华城后闯的祸是越来越大了，扰乱市容不说，现在还有可能草菅了一条人命。

一想到自己即将被五花大绑丢入大牢，云渺渺不禁打了个寒战。

“不行，我得把这些有隐患的纸头清理掉……”云渺渺自言自语着打开包袱，一

副悔过自新的模样，可没过多久她就又凌乱了，“咦？我的‘飞刀’呢？”

她把包袱翻了个底朝天都没有翻到飞刀，反而发现了那条本该扔给白晏的“小蛇”。

完了完了……

师父说过，纸戏术虽是障眼法，但是作用的强弱仍在于被施术者的意志是否坚定，意志不坚定者往往会走不出迷障，从而受困于眼前的假象，此时便危险了。

如此看来，白晏如果是个怕死的胆小鬼，完全有可能吓死自己，就算当场吓不死，中刀的自我暗示也可能疼死自己。

云渺渺一夜无眠，终于把一双杏眼愁成了两颗桃子。